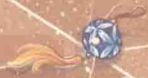


6
飞
陌上花开
第二季
05

相公，请隐身

Honey,
take cover!
草很离谱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湖南人民出版社

相公， 请隐身

Honey,
take cover!
草很离谱

中南出版传媒集团·湖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相公,请隐身/草很离谱著. —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1.6
ISBN 978-7-5438-7593-7

I. ①相… II. ①草…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15653号

出 版:中南出版传媒集团·湖南人民出版社
(地址: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410005)

经 销 者: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者: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16

字 数:340000

印 张:16.5

出版时间:2011年7月

印 次:2011年7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人:谢清风

责任编辑:胡如虹

出版统筹:李晶晶

特约编辑:陌 墨

封面设计:许 静

ISBN 978-7-5438-7593-7

定 价:19.80元

发 行:中南出版传媒集团·北京涌思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39号长新大厦1001室 100029)

联系电话:010-64426679

邮购热线:010-64424575

传 真:010-64427328

公司网址:www.yongsibook.net

投稿邮箱:tougao_qc@yongsibook.net

CONTENTS 目录



第一章 移情别恋

001

皇上以一条锦鲤换了他的姻缘，苏柔心一个眼神丢弃他十几年的真心。

第二章 鸡飞狗跳闹洞房

013

顾子瑜心里“砰”地点燃了一把火。她在他床上尿尿，穿成这样不说，那眼神似他冤枉了她，受尽委屈的是她。

第三章 爷娶的不是娘子，是寂寞

027

缓过神来的顾子瑜忙将覆在她胸上的手收了回来，有些哭笑不得。他……可以当爹，但在某些方面当不了娘啊！

第四章 子不教，父之过

039

回忆总是美好的，哪怕现在是苦涩。但开始遗忘以往美好的往事时，总会失落、莫名地害怕，不敢面对。

第五章 不打不成器

053

她居然敢明目张胆讹当今天子的钱？有哪个不痴傻的人敢讹天子的钱？

第六章 缺门牙事件

065

她蹲在司马南面前，讥笑着被压在身下的邵瑕：“下次别被我见着，否则小心我弄花你的脸，看你还怎么勾引男人！”

第七章 妻子的义务

075

“夫妻之事？”听到“夫妻”两字，邵瑕的眼眸亮了起来，“奶娘说过，只要我乐意，可以对相公做任何事。”

第八章 顾家有女初长成

087

她破涕为笑：“相公，原来长大了的姑娘都会来月事。以后可以给相公生孩子。相公，我们什么时候生孩子？”

第九章 关小黑屋的后果

101

邵瑕起身去了浴池，脱光了往浴池里一坐，半晌后起来穿衣服，嘟囔道：“就不洗，熏死你！”

第十章 “怀具”的第三者

113

相公说，她比十九郡主漂亮。而且，他还帮自己擦头发，他……对她好好哦，长这么大，他第一次帮她擦头发。



CONTENTS



第十一章 四角关系

125

邵瑕是他的妻子，他既然已经承认了她的身份，就会去爱她，呵护她一辈子。

第十二章 她杀人了？

135

她觉得相公是喜欢她的，只是在等她的主动。身为人妻，她得主动。

第十三章 执子之手，摸你！

143

她不再诉说，而是选择埋藏。她渐行渐远，他束手无力。

第十四章 同床异梦

159

怒火不断往上飙，她竟然敢说“不想见到相公”，既然不想见他，那他就消失吧，她不要来巴着他不放。

第十五章 邵瑕，我的宝贝

171

发生了什么事，相公会作出这种不可思议的决定？在此之前，他没给过一丁点前兆。

第十六章 造化弄人

183

邵瑕错愕，怔怔地望着顾子喻。这一天，为何来得这么快？还是她太贪心，一直隐藏着是为留住相公对她的温暖。

第十七章 决绝离别

195

小白死了。那个打他、带六分熟的烧鸡给他、不久前还跟他一起逛街的小白，死了。

第十八章 草漠之战

207

多可笑啊，他慕林还得娶她，再从她手中得到天下。

第十九章 破镜重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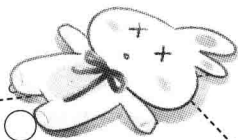
225

如果三年前她不那么固执，如果相公没死……

第二十章 相公，请隐身

243

霞光照在相拥的两人身上，金光闪闪。“跟我回家吧。”男子淡笑着，声音温雅。





第1章

移情别恋

皇上以一条锦鲤换了他的姻缘，
苏柔心一个眼神丢弃他十几年的真心。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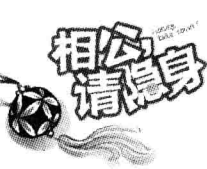


。



。





悠扬入扣的琴声，拂颊的暖风。

池中鱼儿遨游，鸳鸯成对戏水。桌上茗茶飘香，糕点精致。

美景当前，如有佳人相伴，只羡鸳鸯不羡仙。

那是张温润如玉的俊朗脸庞，深邃的黑亮眼眸蕴藏着令人探究的魅力，高挺玉鼻下的薄唇微抿，裁剪得体的官服衬出颀长的身躯。

翩翩少年郎，风采出众，若往昔，定羡煞凡尘男女。

然，此景此时，少年嘴角微泛，露出丝苦笑：“臣该死，请皇上怪责。”

常言道：伴君如伴虎。

这话，没掺一点水分。

刚刚还是笑脸温语的皇上，如今却黑着一张脸，极怒地挥了挥龙袍。

“顾子喻！你的胆子越来越大了，上次弄死了朕的黑将军，这次摔死了阿欢。你说，你有几个脑袋等着朕来搬？”皇上怒得眉毛皱成一团。

足可见此事的严重性！

阿欢是条锦鲤，平时放养在养心殿，皇上连眼末梢也未瞧过它一眼，还是顾子喻偶尔喂过它几次。不过这次皇上特意命令奴才给它换了个南方进贡的宽口瓷器，贵气地养着。

顾子喻敢以项上人头发誓，这锦鲤是皇帝自己故意弄死的，为的就是嫁祸给他。

供养阿欢的瓷器很明显放在桌边，他奉命进宫前来拜见。既要商量国事，你说好好的养心殿不待着，跑到御花园的凉亭来做甚？

他只是行了君臣之礼，声音不大不小跟往常一样刚刚好。

英明睿智的皇帝却怪他的出现过于突然，声音过于洪亮，吓坏了龙体以至于手一抖，瓷器摔了下去，将阿欢给摔得挺直了身体，见它阿公去了。

顾子喻最终还是没敢当着皇上的面发誓。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上次皇上一个错脚，踩死了蟋蟀黑将军，就将过错算到了他头上。

于是皇上名正言顺地派他去抄了吏部尚书的家，那是皇帝的远亲，皇亲国戚来着。他当了黑脸，先是查证了尚书大人贪赃枉法的大批证据，再大张旗鼓地抄家。此举分明是杀鸡给猴看，让那些倚老卖老的权臣收敛点。

他是君，他为臣。有事下令即可，为何如此沉迷于此种栽赃陷害的把戏？

他只是户部侍郎，却堂而皇之地去抄吏部尚书的家，这是哪门子道理？排队轮也轮不到他去，真要户部去办，他头顶还有个尚书大人呢。

这次皇上将阿欢贡献出来，又不知有何事要降到他头上。

“臣知罪，请皇上给个将功赎过的机会。”为人臣子着实不易，才想着跟柔心妹妹来个郊外踏青，指不定美景惹得美人醉，他还能像昨天那样被赏得一吻。谁知出门时麻雀叫了几声，就出了这档子倒霉事。

轿子迎着春风往太师府前行，他心花怒放地想着苏家妹妹，前脚已踏进苏家大门了，却被后脚追来的刘公公给请进宫来。

这一进宫，送走了阿欢。

见顾子喻跪在地上认错，明黄色的身影不由得得意了一番，嘴角往上扬。

“子喻，快快请起。”明黄色的身影弯腰扶起顾子喻，赐座。

果然，变脸比翻书还快。

顾子喻心惊胆战地坐下，眼观嘴不动为上策。

“子喻？”明黄色的身影见顾子喻沉默是金，心有不甘地唤了一声。

“臣在。”眼皮直跳的顾子喻低头诺诺地答道。冷汗自额角渗出，皇上称他为子喻时，准没好事。

“邵庭被追封为定北侯已有五天，一年前抗旨叛逃到北郡的五十万邵家军为何迟迟没有回应？”皇上把玩着玉质杯子，突然发问。

“皇上，邵家军曾声明，只认帅印不认人。”

“可是帅印已消失一年多，至今音信全无。你说该如何是好？”

“臣一时也想不到好方法，封功加赏皆让邵家军退回，怕是没有更好的方法了。”帅印若被其他藩王先找到，五十万邵家军到手，墨辰必会大乱。”

“其实北郡传来一个坏消息。”皇帝望着顾子喻，颇为头疼地道，“据探子回报，五十万邵家军，现已只剩三十万，一年间，二十万军队不翼而飞。”

“这……”顾子喻头疼了。五十万邵家军，皇上做梦都想握在手中。邵庭大将军死后，本以为兵权会落到皇上手中，可谁都没有料到全体邵家军会因邵庭的死抗旨北迁。

五十万的军队，占山北郡，既不为王也不为寇，且刚好守住了敌国入关的一个重要塞道。

内忧外患，五十万独立的邵家军，打，劳民伤财，必会生灵涂炭；不打，有失皇家尊严，放任而生乱。未有两全其美的方法之前，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听任放行。可撇去这一切，更令人担忧的是，如若邵家军被其他藩王收为己用，那好不容易稳定下来的朝局，怕又会生变。

“据说邵将军之女邵瑕年仅五岁，将军夫人早逝，而邵将军殉国后，邵瑕一直由府



中的奶娘抚养。邵氏没有旁支，而奶娘年事已高，已到颐养天年的年纪。”

皇上的目光落在顾子喻身上。

顾子喻只觉得头皮发麻，眼皮突兀地跳了几下，忙抱拳作揖道：“皇上，邵将军一生爱国，光明磊落，是铮铮英雄，臣自幼便佩服不已。臣甘愿收养邵瑕为义女，抚养她长大成人。”

“子喻跟邵瑕只差十一岁，况且你尚未娶妻生子，如何能照顾好邵瑕？你是朕最为信任之人，见你对邵瑕如此有爱心，朕便放心了。子喻，朕稍后会下旨，给你和邵瑕赐婚，结了这段姻缘。”

“皇上，此事万万不可。”顾子喻急道，“臣跟……”

“参见皇上。”

亭外，苏太傅与苏柔心父女求见。

“先生快快请起。”明黄色的身影向前走出亭子，扶起了苏太傅。他面带微笑地望着羞涩的苏柔心，继而执起了她的纤纤玉手。

顾子喻顿时色变，愕然地望着相执而来的两人，眼神再也移不开。

他心爱之人的纤纤玉手，现如今被皇上牵在手中。

苏柔心着桃粉锦缎，肩披柳色薄纱，手执白色纨扇，轻遮了半张脸，剪水双眸充满柔情。她望着明黄色身影，纯洁清灵的眼眸中净是崇拜与爱慕。

那年，顾子喻在凉亭听她弹琴，望着她紧蹙的眉头，笑问道：“柔心有心事？”往日的琴声明快悦耳，如今却充满悲怨哀思。

“子喻哥哥，你何时才能不那么忙？”苏柔心停下了拨琴的动作，坐在他身边努嘴抱怨道，“你跟八皇子老是在一起，都没有时间来看我，是不是将我……忘记了？”

语落，眼眶发红，泪珠晶莹欲落。

美人娇，顾子喻心中的那根弦绷紧，心疼地哄着她：“我现在忙得不可开交，还不是想以后给你一个衣食无忧的家。”

捧在掌心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她是他想呵护一辈子的人，只差没挂在心尖上，哪舍得忘？

苏柔心不信他的狡辩言辞，佯怒地指责道：“我才不想要这些浮名。我只想跟子喻哥哥在一起，粗茶淡饭，布衣生活又如何？”

她扑在他怀里撒娇，直到他想尽一切办法哄她，口口声声地保证着，她才肯作罢。

也许，粗茶淡饭她是无所谓，可他岂忍心她为自己受半分苦。

明黄色身影淡笑着望向苏柔心，继而脸色惨白的顾子喻道：“子喻，柔心还有一月就及笄了，到时朕会下旨宣她进宫为妃。届时你娶邵瑕，朕封柔心为妃，你说可好？”

“谢皇上大恩。”年迈的苏太傅跪地谢龙恩，感激涕零。

顾子喻没有回答，一盆冷水当头浇下来，淋了个透心凉。昨夜相谈至深夜，说放心将柔心交给他照顾的人，如今拜谢龙恩，谢皇上封柔心为妃。

“皇上，柔心不依。”温暖娇羞的声音响起。

一丝光亮投来，顾子喻顿时心生希望，高兴地望向苏柔心。

他就知道柔心妹妹是喜欢自己的，她一定会拒绝皇上。

犹记得，他曾执佳人之手，承诺给她建座金屋藏娇。她“哧哧”地笑，摇头，跟子喻哥哥在一起，我不求他物，一间茅草屋即可。

“柔心喜欢兰花，可是皇宫并没有。柔心不习惯，定是不依了。”她摇头，轻抖了抖肩，眼眸中的娇羞无处躲藏。

这句话，将顾子喻推进了黑暗的深渊。

柔心喜欢兰花，他便让人在庭院种满了从全国各地广泛收集而来的名贵兰花，只因想让她过府后能看到满庭美景，给她一个意外的惊喜。

“呵呵……”皇上宠溺地笑道，“朕道是何事，这有何难？等会儿朕便下令，建座蝶兰宫给你，庭院里全种满各色各样的兰花。”

苏柔心当即笑靥如花，轻语欢笑：“谢皇上。”

抬眼，她看到了睫毛失神的顾子喻，轻轻一个躬身，行礼道：“侍郎大人好。”

“柔……苏小姐……好……好……”声音自牙齿缝里进了出来。往昔她唤他子喻哥哥，如今她唤他侍郎大人。

仅隔一夜，她陌生得似与他从未谋面。

苏柔心望着黑着脸的顾子喻与春风满面的皇上，犹豫道：“柔心有没有打扰到皇上跟侍郎大人？不如臣女先行退下？”

皇上当即摆手道：“没事，刚才提到给子喻赐婚，将邵将军之女邵瑕赐婚给子喻，朕就放心了。子喻心思细微，为人谨慎，最适合照顾邵瑕。柔心，你认为呢？”

“确实是段大好姻缘，皇上费心了，日理万机还担心臣子的姻缘，实为明君不过。”

顾子喻望着苏柔心，她眼眸中倒映出明黄色的身影。

那一刻，莫名地跪了下去，大喊道：“谢主龙恩。”

声音自丹田发出，响彻御花园。她连个拒绝皇命的机会都不给他，他想说：谢皇上美意，但臣心有所属，此生只愿娶她为妻。她便是苏太傅之女苏柔心，我愿意一生照顾的人。

欢声笑语犹在耳边，就在此之前他还憧憬着两人婚后的美满日子，可仅是转眼之间，他便从美妙的云端摔下来，落入无尽的黑暗深渊。

皇上以一条锦鲤换了他的姻缘，苏柔心一个眼神丢弃他十几年的真心。

顾子喻是被一阵拂面微风吹醒的，尘埃吹进眼睛，干涩生疼。他揉了揉疲惫的眼



睛，才发现自己置身于人潮涌动的街头。

怎么从皇宫出来的，他忘了。

其实可以拒绝的，仗着跟皇上的交情，就算他抗命不娶邵瑕，皇上又能拿他如何？可拒绝又如何，柔心已经不是他的了。

脚走得有点麻，顾子喻想找处地方歇歇，谁知一抬头便见到了邵府的牌匾。

思量片刻，他抬脚敲门走了进去。

距邵庭之死已有一年，邵府萧条了不少。虽说前几天皇上将他从通敌叛国的千古罪人追封为定北侯，但赐品至今仍摆在大厅没人收拾。

昔日邵大将军风光时，门庭若市，而现在……

他看到了御赐的玉如意，龙凤锦帛，想不到自己出宫门也没多少时辰，赐婚的圣旨便到了。

这是何等的速度？

一年过半百的仆人将顾子喻带到花园。远远地，只见一位老妇人跟一火红色小身影在亭子边玩耍。

隐约传来公鸡啼叫的声音。

一只火红冠子的大公鸡，扑腾着大翅膀飞上凉亭的石桌，低头啄得欢快。

顾子喻愕然地站在原地，忘了怎么抬脚走路。

虽然外边一直传说邵瑕有些痴傻，认大公鸡做爹。可传言归传言，在这个流言满天飞，能将一根鸡毛传成是一只白毛红掌大鹅的世界，这事，他丝毫没往心里去。

可没有想到，邵瑕身边还真有一只大公鸡。

顾子喻倒吸一口气稳住心神，举步往亭子走去。

邵瑕站在石凳上，头上戴着一朵纸扎的大白花，像极了死人出殡的那种。探出的小小身子伏在石桌上，屁股翘得老高，正口齿不清地哄着那只大公鸡：“咕咕，咕咕，快吃，快吃……”

她的小脚尖踮了起来，裙子往上提，袜子露了出来。

顾子喻很清楚地看到，邵瑕左脚穿的是红袜子，右脚穿的是青袜子。

头发花白的奶娘面无表情地朝顾子喻弯腰行礼，声音沙哑，她露出掉了门牙的嘴，沉稳道：“侍郎大人好。”

她缺了门牙，发音不是很清楚，但顾子喻还是礼貌地点了点头。

想来这位便是传说中老掉牙的奶娘。

奶娘轻轻拍了拍邵瑕的身子，小声道：“小姐，侍郎大人来了。”

“相公来了？”幼稚兴奋的声音响起。

火红色的身影在石凳上站稳住了，一个蹦跳反身过来，依旧稳稳地站在石凳上。

顾子喻脸色当场惨白，忙扶住石柱才没跌倒。

在邵瑕跳转回身的瞬间，他清楚地看到她鼻子下方流着一串长长的鼻涕。

一声响亮的吸气声，鼻涕被吸进了发红的鼻子里，消失不见。

顾子喻脸色发青，扶着石柱的手止不住地发颤，胃酸翻滚，开始往上涌。

“相公？”邵瑕拿脏兮兮的小胖手用力一抹鼻子下方，疑惑地望着眼前的男人。

好高，她站在石凳上才及他的腰。

“侍郎大人，我家小姐前几天染了风寒，有不雅之举还请见谅。”奶娘沉稳地说着，扶着邵瑕坐下，教训道，“小姐，侍郎大人在此，你要站有站相，坐有坐相，不能丢了将军府的脸。”

邵瑕跳了下来，一屁股坐在刚才站过的凳子上，也没在坐之前擦一下石凳上那两个轮廓清晰的脚印。

“相公？”邵瑕中规中矩地坐着，抬头不确定地问奶娘。

顾子喻看到鼻涕又开始自她鼻孔内往下流。他只感到自己浑身发冷，冰山压顶。

“是的，小姐。眼前的侍郎大人便是小姐以后的夫婿，小姐可要认清了，以后千万别认错人。要是连自家相公都认错，传出去会丢了邵家跟侍郎大人的脸。”

“嗯。”邵瑕慎重地点头，眼也不眨一下，死死盯住顾子喻不放，任由鼻间的鼻涕往下淌。

半晌后，她起身走到顾子喻身边，扯着他的衣袍下摆，往脸上一抹，长长的鼻涕不偏不倚刚好抹到衣摆右角的那朵兰花上。

那朵兰花，是柔心绣上去的。她在他所有的便服上绣了兰花。而这个邵瑕，竟敢往他的衣服上抹鼻涕，还正巧抹在兰花上。

她，绝对是故意的！

顾子喻唇齿交战，死死咬牙望着奶娘，希望她能给个说法。可他却绝望地发现奶娘正聚精会神地望向在空中翩翩起舞的蝴蝶。

眼前发生的事，她瞅都没有瞅到。

“相公的衣服好香。”顾瑕放下顾子喻的衣服下摆，很肯定道，“很像咕咕身上的味道，奶娘，我喜欢。今天吃萝卜炖粉条，相公可以留下来跟我一起吃吗？”

此后，顾子喻一生再没吃过萝卜跟粉条。

奶娘回头严肃道：“小姐又在开玩笑，侍郎大人身上的味道怎么会和公鸡身上的味道一样呢？”

邵瑕不服地嘟嘴：“是真的，不信奶娘你闻闻。”她用蛮力扯着顾子喻的衣服下摆往奶娘处走去，力道奇大，只差没将他的衣服下摆撕裂。

“请恕在下突然身体不适，改日再来拜访。”顾子喻惨白着脸，劈手夺下自己的衣摆，快速作了一个揖，逃窜着离去。



一屋子的怪人。

“奶娘，相公怎的走了？”邵瑕吸着鼻涕，不解地问奶娘，“他不吃饭了吗？”

“侍郎大人日理万机，暂时还没空跟小姐一起吃饭，等小姐嫁过去后，就可以天天一起吃饭了。”

“还能对相公做些其他的吗？”邵瑕有些期待地发问。

“可以！”奶娘肯定道，“只要是小姐想做的，都可以。”

顾子喻头一次在外人面前如此狼狈、丢人。

跌跌撞撞出了邵府，顾子喻双腿发颤，扶着邵府门前威武的铜狮子毫无形象地呕了起来。

待波涛汹涌的胃稍微平复后，他脸色惨白地死撑着拦了一顶轿子，让轿夫往顾府狂奔而去。

那天，顾子喻一进府便将外衣丢给管家，心急火燎道：“多洗几遍，干了之后送到我房里。记住，要多洗几遍！”

说完之后，“咻”的一声影儿也没了。

顾管家摇了摇头，唉，少爷的洁癖又犯了。

那晚，顾子喻喝了个酩酊大醉，倒在地上睡到天亮，梦中叫着苏柔心的名字。

下朝打道回府时，路过刘婆婆的糕点铺，习惯地驻足，买了一包桂花糕。

“侍郎大人，您跟苏家小姐的婚事快近了吧？”刘婆婆打趣着顾子喻。

难得有情郎，他每隔几日便会来买桂花糕，数年来从未变过。

顾子喻怔了，良久后道：“也……也许吧……”

刘婆婆将一包桂花糕递了过去，笑道：“上次您说过，你们俩大婚会请我过去喝喜酒的，到时可别忘了。”

为何还会来这里？往昔嚷着闹着要吃桂花糕的人，现在已经不喜欢吃了。

桂花依旧，伊人不在。

“如果有可能的话，一定请婆婆来喝一杯。”顾子喻接过桂花糕，失神地出了铺子，手不觉间用了力，手中的桂花糕碎了……

再见邵瑕是在十天之后，蒙皇上召见。

顾子喻坐着轿子到了邵府，极有耐心地等了半个多时辰，邵瑕终于出来了。五岁的小身躯穿着大红宫装，细看她的脸，只要不说话，倒是蛮精致的，眉尖有股逼人的英气。

只不过这次她仍是怀抱着那只大公鸡。

顾子喻头痛地抚了下额，弯腰尽量柔声道：“邵瑕，能不能将这只大公鸡放下？我

他们是进宫面见圣上，带着大公鸡着实不雅。”万一大公鸡飞到了皇上头上，又或是吃了皇上的阿猫阿狗，他有十条命都赔不起。

要知道，侍郎大人的命贱得不及一条锦鲤。

邵瑕拿黑亮的大眼瞅了顾子喻半天，顾子喻尽量将嘴角往上扬，要多友善有多友善。

大厅之内，一个懵懂地望着，一个友善地笑着。

过了良久，顾子喻的嘴角都已笑僵，正打算放弃时，邵瑕怀里的大公鸡被放到了地上。

邵瑕哄道：“咕咕，我一会儿就回来，你先跟奶娘玩。”

出门的时候，顾子喻抹了一把汗。还好，她竟然肯听他的话。

本来是一人一顶轿子，可是邵瑕见顾子喻往前边的另一顶轿子走去，二话不说忙跟在他身后走了过去，爬进轿子内。顾子喻也不想跟五岁的小女孩儿费口舌，尤其是流鼻涕虫的邵瑕，于是他坐在另一边，能离她多远就多远，只差没将整个身体往轿壁上贴。

两人共乘一顶轿子往皇宫而去。

同是在御花园亭子，顾子喻带着邵瑕到来的时候，皇上跟苏柔心早已在亭中品茶。

邵瑕学着顾子喻的模样行礼。

“臣参见皇上。”

“民女参见皇上。”

“两位快快请起。”

皇上打量了一下邵瑕，称赞道：“果然是邵将军的女儿，小小模样便是美人坯子一名，聪慧可爱。”

“谢皇上，皇上的衣服也很漂亮。”邵瑕认真答道。

“漂亮？”皇上有风度地反问了一句，温和地微笑着。

“嗯。”邵瑕点头，天真道，“很黄，还有怪兽，像死人穿的。”

一句话，怔了当场的所有人。皇上的笑容僵在脸上，笑也不是，怒也不是，一时间难看到了极点。

五岁的小孩儿，还被传言成天生痴呆，身为一国之君的皇上能跟她计较吗？可是不追究，身为一国之君……

“啊，有鸭子！”邵瑕径自跑到了池边，对着池内游玩的鸳鸯欢快地招手，“哥哥，过来过来……”

“童言无忌，还望皇上不要见怪。邵瑕无父无母，难免有失礼的地方，请皇上网开一面。”苏柔心在一旁圆场道。

顾子喻求情道：“苏小姐所言极是，皇上心怀天下，定不会跟一个小孩子过不去。臣日后一定好好教导邵瑕。”其实他很想喷的，可还是给忍住了。

邵瑕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

“朕岂会跟一个五岁的小孩子计较。邵瑕，过来，朕有话问你。”皇上拼命挤着僵





硬的笑容。

“皇上。”邵瑕不舍地望了眼池中的鸳鸯，怏怏地转回身子。

“朕问你，可喜欢朕帮你选的夫婿？”

“喜欢。”邵瑕聚精会神地将目光投向顾子喻衣服下摆右角的兰花。

“为何喜欢？”皇上忽视了难堪的顾子喻及脸色惨白的苏柔心。

“他不穿死人的衣裳，身上还很香，所以我喜欢。”

皇上的脸，再一次抽了。

“咳咳……”皇上干咳了几下，重新换上张温和的笑脸拿出一块金牌给邵瑕，“这是朕赐给你的。有了它，子喻只能钟情你一个，此生不能再娶其他女人。要是违反了，你大可凭这枚金牌先斩后奏。”

“谢皇上。”邵瑕接了过去，左瞧瞧右瞅瞅后沉思道，“很像南瓜饼。”

此话一出，皇上满脸黑线，顾子喻忍俊不禁。

自宫中出来后，坐在软轿中的邵瑕把玩着圣上御赐的金牌。顾子喻以为自己眼花，他看到邵瑕眼中有一闪而过的笑，似是讥笑。

兴许是太累了……

顾子喻揉了揉眼睛，还有半个多月，就要跟这个流鼻涕的小东西成亲了。不知鼻涕虫是否真值五十万大军？

柔心柔心，这次，她真的将他的心给揉碎了。

她不是自愿的，却不得不入宫。

那晚，他在滂沱大雨中等了她一夜。她着翠色纱裙，执伞而来，眼中有着哀伤却坚持道：“子喻，进宫非我所愿，却是身为苏家人不得不肩负的宿命。”

好一个宿命，断送他跟她十年的年华。

“相公累了？”幼稚的声音在旁边响起。

“不要叫我相公。”顾子喻莫名地生气，不悦地望着眼前的邵瑕。如果不是为了五十万邵家军，皇上也不会夺了自己心爱的女人，让邵瑕嫁与自己，从而向邵家军示好。

昔日兄弟相称的两人，如今他为君，他为臣，一切，暗自生变。

“为什么？”邵瑕懵懂地问道。

薄唇紧抿，顾子喻一个深呼吸试图将满腔的怒气、怨气往肚子里吞。

“相公，为什么不能叫你相公？”邵瑕拉住顾子喻的衣服，往他身边靠。

顾子喻被气得心口锐痛，沉默是金。

邵瑕坚持问了一百零八次后，轿子到了邵府。脸色发臭的顾子喻将她交给了奶娘。

成亲那天，天未亮，邵瑕仍在熟睡中便被奶娘唤醒。她睡眼惺忪地揉了揉眼睛，任由奶娘帮她梳洗更衣。

“小姐，从今天起你就要嫁为人妇，以后奶娘就不能陪在你身边了。”奶娘颤着手

帮邵瑕盘好头发，戴上凤冠。

邵瑕懵懂地发问：“奶娘也要走？”

为什么大家都要走？

“奶娘老了，不中用了，要回家抱抱孙子。小姐不用怕，侍郎大人也算个好人，不会亏待小姐的。奶娘教你的那些可记好了？”

“瑕儿记住了。可是奶娘走了，我就只有咕咕了。”邵瑕难过地哭了出来，弄花了刚化好的妆。

“小姐不哭，总有一天小姐会遇到自己喜欢的男人。”奶娘不舍地抱着邵瑕，割肉般疼。

“是顾子喻吗？”

“奶娘也不知，待小姐长大后就知道了。”顾子喻会不会是邵瑕的归宿，没人能预测得到。

邵瑕含泪哀求道：“我不能跟奶娘一起走吗？”不要顾子喻，不要所有的人，只要奶娘。

“你留在顾家比跟在奶娘身边更安全。”她绝对不能拿小姐的生命去冒险。

邵瑕迷茫道：“相公会对我好吗？会给我做萝卜炖粉条吗？会让我跟他一起睡吗？”

奶娘肯定道：“会的，他会对小姐很好的。”

“奶娘，新婚之夜是不是要洞房的？我跟相公要怎样洞房？”马上就要离开奶娘，邵瑕对婚后的生活很是担忧。

“那个……到时候他会告诉你该如何做的。”奶娘额冒冷汗。她还小，洞房的事还早着呢，不急不急。

一身喜服的顾子喻骑着高头大马到达邵府，媒婆已进去好一会儿了，也没见她带邵瑕出来。

再等了一会儿，依旧没有人影，反倒是街两边的人越聚越多，个个伸长脖子面带笑容、聚精会神地望着他。

“这位就是才华横溢的侍郎大人，圣上眼前的红人？”不敢相信的惊叹声响起。

“是啊，今日一见，侍郎大人果然才俊无双、风流倜傥……”

“侍郎大人不是喜欢苏小姐吗？怎的娶个痴呆儿？”

“小声点，苏家小姐被皇上看中，苏太傅岂敢违抗圣命？”

四周的声音越来越嘈杂，听得顾子喻心烦意乱。他下马进了邵府，只见陈媒婆正与身穿凤冠霞帔的邵瑕僵持不下，

厅内乱成一团，定睛一看，冷汗不断从额上往下掉。丫鬟家丁围在一旁着急地干瞪



眼帮不上忙，公鸡惨叫声不断。

邵瑕倔强地怀抱大公鸡，而陈媒婆唾沫横飞，说自古至今哪有抱着公鸡过门的新娘子。

懂懂的邵瑕任其说干喉咙，就是不肯放下怀里的公鸡。陈媒婆只得来硬的，伸手去抢，想抢走她怀里的大公鸡。

陈媒婆年近四十，生得“珠圆玉润”，竟然抢不过年仅五岁的邵瑕。两人僵持不下，鸡毛飞了满天。

“住手。”顾子喻沉声说道，朝陈媒婆挥了挥手，示意让邵瑕带上公鸡。

陈媒婆当即赔了笑脸，盖好邵瑕的盖头，拉着她的手往府外走去。

说也奇怪，公鸡被抱出邵府的时候，高昂地啼叫了三声。

“喔喔喔……”

邵瑕顿了顿矮小的身影，将公鸡搂得更紧了。

邵府外围观的百姓“轰”的一声笑开了。

名誉全京城的天才少年顾子喻，十五岁高中状元，仅一年官拜户部侍郎。一位圣上眼前的红人，仕途无限量的官吏，却娶了一位痴傻的五岁奶娃儿。

世事，真是变化无常。

顾子喻脸上没了笑容，官威十足地将人群环视了一遍。

拥挤的人群，顿时鸦雀无声。没有人再敢说一句话、吐一个字，莫不是面带微笑眼送祝福。

邵瑕上轿后，顾子喻翻身上马。鼓乐队一路吹吹打打地往顾府而去，留下了几条街的热闹。

“奶娘……”轿内的邵瑕“呜呜”地哭了起来，却被轿外震天的欢庆鼓乐声吞噬。

“咕咕，你以后千万不能离开我。”邵瑕摸着咕咕的脑袋，哽咽道，“娘没了，爹也没了，奶娘走了，我只有你一个了，千万别离开我。”

花轿一路摇晃着抬到了顾府。

一时间，顾府喜炮响连天，吓得咕咕拼命窜动。邵瑕抱住它不放，手被抓出一道大伤痕，鲜血渗了出来。

轿门被掀开，邵瑕忙将手伸到喜服内将血擦拭干净。

顾子喻微探进身体，手伸向她。

他的嘴角微微上扬，露出淡淡的微笑。

邵瑕犹豫着将手伸了过去。

顾子喻拉着邵瑕的手，暖意包围着冰凉的小手，让人有着莫名的心安。邵瑕一直悬在半空中的心安定下来，嘴角有丝笑意。